

李贽研究参考资料

第一辑

李贽研究参考资料

第一辑

厦门大学历史系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李贽研究参考资料

第一辑

厦门大学历史系编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5年3月第1版

1975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173·6 定价：0.35元

(内部读物)

编辑说明

李贽（1527—1602），号卓吾，福建泉州人，是明代杰出的进步思想家，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尊法反儒的代表人物。他做过二十多年小官，后来从事著述和讲学，坚持与代表儒家正统思想的宋明理学和反动势力作斗争，屡遭迫害，誓死不屈，最后死在狱中。他的著作被明、清封建统治者列为禁书，但大部分仍流传下来。作为一个进步思想家，李贽的思想深刻地反映了当时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某些侧面，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儒法斗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当然，李贽的思想也和其他法家一样，有其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

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广大工农兵和专业人员都在用马列主义观点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对李贽的研究也正在深入。为了配合这方面的工作，我们搜集了一些研究李贽的有关资料，分类编排，分辑出版《李贽研究参考资料》，供研究参考之用。本书着重选录直接记载李贽生平及其思想的原始资料，包括传记、墓志、宗谱以及片断的记述等；此外也收入一些流传较少而尚有参考价值的近人著述，如日本学者铃木虎雄的《李贽年谱》等。

所收资料均按原文照录，各书记载间有错误、异文及互相矛盾之处，均仍其旧，或附按语，略予校订。原文没有标点的，我们加以分段标点；原文没有标题的，增加了标题，以清眉目，但外加括号，以示区别。

由于时间仓卒，水平有限，疏漏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欢迎批评指正。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

目 录

一、传 记.....	(1)
(一) 李贽自述.....	(2)
卓吾论略 (《焚书》)	(2)
自贽 (《焚书》)	(6)
感慨平生 (《焚书》)	(7)
(二) 传记.....	(11)
袁中道: 李温陵传(《珂雪斋近集文钞》).....	(11)
汪可受: 卓吾老子墓碑(《畿辅通志》).....	(17)
沈 铁: 李卓吾传 (《闽书》)	(20)
何乔远: 李贽传 (《闽书》)	(23)
钱谦益: 卓吾先生李贽 (《列朝诗集》).....	(24)
谈 迂: (李贽传) (《国榷》)	(26)
查继佐: 李贽、袁黄 (《罪惟录》)	(27)
傅维麟: 李贽传 (《明书·异教传》)	(28)
王鸿绪: 李贽 (《明史稿》)	(29)
彭际清: 李卓吾传 (《居士传》)	(30)
《麻城县志》: 李贽传.....	(33)
《泉州府志》: 李贽传.....	(34)
《福建通志》: 李贽传.....	(36)
《云南通志》: 李贽传.....	(37)
吴 虞: 《明李卓吾别传》.....	(38)

(三) 事迹辑录·····	(54)
焦竑：《澹园集》及其他·····	(54)
汪本钊：卓吾先师告文（《李氏 遗书》附录）·····	(58)
马经纶信四封（《李氏遗书》附录）·····	(60)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	(67)
朱国桢：《涌幢小品》·····	(69)
沈瓚：《近事丛残》·····	(74)
谢肇淛：《五杂俎》·····	(75)
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	(76)
黄宗羲：《明儒学案》·····	(79)
顾炎武：《日知录》·····	(83)
附：《明实录》的有关记载·····	(85)
二、《李卓吾年谱》（铃木虎雄）·····	(87)
三、《林李宗谱》摘抄·····	(177)

一、传 记

(一) 李贽自述

卓吾论略 滇中作

孔若谷曰：吾犹及见卓吾居士，能论其大略云。

居士别号非一，卓吾特其一号耳。卓又不一，居士自称曰卓，载在仕籍者曰笃。虽其乡之人，亦或言笃，或言卓，不一也。居士曰：“卓与笃，吾土音一也，故乡人不辨而两称之。”余曰：“此易矣，但得五千丝付铁匠胡同梓人，改正矣。”居士笑曰：“有是乎？子欲吾以有用易无用乎？且夫卓固我也，笃亦我也。称我以“卓”我未能也，称我以“笃”亦未能也。余安在以未能易未能乎？”故至于今并称卓、笃焉。

居士生大明嘉靖丁亥之岁，时维阳月，得全数焉。生而母太宜人徐氏没，幼而孤，莫知所长。长七岁，随父白斋公读书歌诗，习礼文。年十二，试《老农老圃论》。居士曰：“吾时已知樊迟之问，在荷蕢丈人间。然而上大人丘乙己不忍也，故曰小人哉樊须也，则可知矣。”论成，遂为同学所称。众谓白斋公有子矣。居士曰：“吾时虽幼，早已知如此臆说未足为吾大人有子贺，且彼贺意亦太鄙浅不合于理。彼谓吾利口能言，至长大或能作文词，博夺人间富若贵，以

救贱贫耳，不知吾大人不为也。吾大人何如人哉？身长七尺，目不苟视，虽至贫，辄时时脱吾董母太宜人簪珥以急朋友之婚，吾董母不禁也。此岂可以世俗胸腹窥测而预贺之哉！”

稍长，复愤愤，读传注不省，不能契朱夫子深心。因自怪，欲弃置不事。而闲甚，无以消岁月，乃叹曰：“此直戏耳。但剽窃得濫目足矣，主司岂一一能通孔圣精蕴者耶！”因取时文尖新可爱玩者，日诵数篇，临场得五百。题旨下，但作缮写眷录生，即高中矣。居士曰：“吾此倖不可再侥也。且吾父老，弟妹婚嫁各及时。”遂就禄，迎养其父，婚嫁弟妹各毕。居士曰：“吾初意乞一官，得江南便地，不意走共城万里，反遗父忧。虽然，共城，宋李之才宦游地也，有邵尧夫安乐窝在焉。尧夫居洛，不远千里就之才问道。吾父子倘亦闻道于此，虽万里可也。且闻邵氏苦志参学，晚而有得，乃归洛，始婚娶，亦既四十矣。使其不闻道，则终身不娶也。余年二十九而丧长子，且甚戚。夫不戚戚于道之谋，而惟情是念，视康节不益愧乎！”安乐窝在苏门山百泉之上。居士生于泉，泉为温陵禅师福地。居士谓“吾温陵人，当号温陵居士”。至是日游邀百泉之上，曰：“吾泉而生，又泉而官；泉于吾有夙缘哉！”故自谓百泉人，又号百泉居士云。在百泉五载，落落竟不闻道，卒迁南雍以去。

数月，闻白斋公没，守制东归。时倭夷窃肆，海上所在兵燹。居士间关夜行昼伏，余六月方抵家。抵家又不暇试孝子事，墨衰率其弟若侄，昼夜登陴击拆为城守备。城下矢石交，米斗斛十千无余处，居士家口零三十，几无以自活。三年服阙，尽室入京，盖庶几欲以免难云。

居京邸十阅月，不得缺，囊垂尽，乃假馆受徒，馆复十

余月，乃得缺，称国子先生，如旧官。未几，竹轩大父讣又至。是日也，居士次男亦以病卒于京邸。余闻之，叹曰：“嗟嗟！人生岂不苦，谁谓仕宦乐。仕宦若居士，不乃更苦耶！”吊之。入门，见居士无异也。居士曰：“吾有一言，与子商之；吾先曾大父大母歿五十多年矣，所以未归土者，为贫不能求葬地；又重违俗，恐取不孝讥。夫为人子孙者，以安亲为孝，未闻以卜吉自卫暴露为孝也。天道神明，吾恐决不肯留吉地以与不孝之人，吾不孝罪莫赎矣。此归，必令三世依土。权置家室于河内，分贖金一半买田耕作自食，余以半归，即可得也。第恐室人不从耳。我入不听，请子继之！”居士入，反覆与语。黄宜人曰：“此非不是，但吾母老，孀居守我，我今幸在此，犹朝夕泣忆我，双眼盲矣。若见我不归，必死。”语未终，泪下如雨。居士正色不顾，宜人亦知终不能违也，收泪改容谢曰：“好好！第见吾母，道寻常无恙，莫太愁忆，他日自见吾也。勉行襄事，我不归，亦不敢怨。”遂收拾行李托室买田种作如其愿。

时有权墨吏吓富人财不遂，假借漕河名色，尽彻泉源入漕，不许留半滴沟洫间。居士时相见，虽竭情代请，不许。计自以数亩请，必可许也。居士曰：“嗟哉，天乎！吾安忍坐视全邑万顷，而令余数亩灌溉丰收哉！纵与必不受，肯求之！”遂归。岁果大荒，居士所置田仅收数斛稗，长女随艰难日久，食稗如食粟；二女三女遂不能下咽，因病相继夭死。老媪有告者曰：“人尽饥，官欲发粟。闻其来者为邓石阳推官，与居士旧，可一请。”宜人曰：“妇人无外事，不可。且彼若有旧，又何待请耶？”邓君果拔已俸二星，并驰书与僚长各二两者二至，宜人以半余粟，半买花纺为布。三年衣食无缺，邓君之力也。居士曰：“吾时过家葬毕，幸

了三世业缘，无宦意矣。回首天涯，不胜万里妻孥之想，乃复抵共城。入门见室家，欢甚。问二女，又知归未数月俱不育矣。”此时黄宜人泪相随在目睫间，见居士色变，乃作礼，问葬事，及其母安乐。居士曰：“是夕也，吾与室人秉烛相对，真如梦寐矣。乃知妇人势逼情真，吾故矫情镇之，到此方觉履齿之折也！”

至京，补礼部司务，人或谓居士曰：“司务之穷，穷于国子，虽子能堪忍，独不闻‘焉往而不得贫贱’语乎？”盖讥其不知止也。居士曰：“吾所谓穷，非世穷也。穷莫穷于不闻道，乐莫乐于安汝止。吾十年余奔走南北，只为家事，全忘却温陵、百泉安乐之想矣。吾闻京师人士所都，盖将访而学焉。”人曰：“子性太窄，常自见过，亦时时见他人过，苟闻道，当自宏阔。”居士曰：“然，余实窄。”遂以宏父自命，故又为宏父居士焉。

居士五载春官，潜心道妙，憾不得起白斋公于九原，故其思白斋公也益甚，又自号思斋居士。一日告我曰：“子知我久，我死请以誌嘱。虽然，余若死于朋友之手，一听朋友所为，若死于道路，必以水火葬，决不以我骨貽累他方也。墓誌可不作，作传其可。”余应曰：“余何足以知居士哉！他年有顾虎头知居士矣。”遂著论论其大略。后余游四方，不见居士者久之，故自金陵已后，皆不撰述。或曰：“居士死于白下。”或曰：“尚在滇南未死也。”

《焚书》卷三

自 赞

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词鄙俗，其心狂痴，其行率易，其交寡而面见亲热。其与人也，好求其过，而不悦其所长；其恶人也，既绝其人，又终身欲害其人。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饫德。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藉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动与物违，口与心违。其人如此，乡人皆恶之矣。昔子贡问夫子曰：“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若居士，其可乎哉！

《焚书》卷三

感慨平生

善因等众菩萨，见我涅槃，必定差人来看。夫诸菩萨甚难得，若善因者，以一身而综数产，纤悉无遗；以冢妇而养诸姑，昏嫁尽礼。不但各无间言，亦且咸得欢心，非其本性和平，真心孝友，安能如此？我闻其才力其识见大不寻常，而善因固自视若无有也。时时至绣佛精舍，与其妹澹师穷求真乘，必得见佛而后已。故我尤真心敬重之。此皆尔等所熟闻，非千里以外人，百年以远事，或出传说未可信也。尔等但说出家便是佛了，便过在家人了。今我亦出家，宁有过人者，盖大有不得已焉耳，非以出家为好而后出家也，亦非以必出家乃可修道然后出家也。在家不好修道乎？缘我平生不爱属人管。夫人生出世，此身便属人管了。幼时不必言；从训蒙师时又不必言；既长而入学，即属师父与提学宗师管矣；入官，即为官管矣。弃官回家，即属本府本县公祖父母管矣。来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摆酒席；出轴金，贺寿旦。一毫不谨，失其欢心，则祸患立至，其为管束至入木埋下土未已也，管束得更苦矣。我是以宁飘流四外，不归家也。其访友朋求知己之心虽切，然已亮天下无有知我者；只以不愿属人管一节，既弃官，又不肯回家，乃其本心实意。特以世人难信，故一向不肯言之。然出家遨游，其所游之地亦自有父母公祖可以管摄得我。故我于邓鼎石初履县时，虽身不

敢到县庭，然彼以礼帖来，我可无名帖答之乎？是以书名帖不敢曰侍生，侍生则太尊己，不敢曰治生，治生则自受缚。寻思四字回答之，曰“流寓客子”。夫流寓则古今时时有之，目今郡邑志书，称名宦则必继之以流寓也。名宦者，贤公祖父母也；流寓者，贤隐逸名流也。有贤公祖父母，则必有贤隐逸名流，书流寓则与公祖父母等称贤矣。宦必有名乃纪，非名宦则不纪，故曰名宦。若流寓则不问可知其贤，故但曰流寓，盖世未有不是大贤高品而能流寓者。晦庵婺源人，而终身延平；苏子瞻兄弟俱眉州人，而一葬郑县，一葬颍州。不特是也，邵康节范阳人也，司马君实陕西夏县人，而皆终身流寓洛阳，与白乐天本太原人而流寓居洛一矣。孰谓非大贤上圣而能随寓皆安者乎？是以不问而知其贤也。然既书流寓矣，又书客子，不已赘耶？盖流而寓矣，非筑室而居其地，则种地而食其毛，欲不受其管束又不可得也。故兼称客子，则知其为旅寓而非真寓，如司马公、邵康节之流也。去住时日久近，皆未可知，县公虽欲以父母临我，亦未可得。既未得以父母临我，则父母虽尊，其能管束得我乎？故兼书四字，而后作客之意与不属管束之情畅然明白，然终不如落发出家之为愈。盖落发则虽麻城本地之人亦自不受父母管束，况别省之人哉！或曰：“既如此，在本乡可以落发，又何必麻城？”噫！我在此落发，犹必设尽计枝，而后刀得临头。邓鼎石见我落发，泣涕甚哀，又述其母之言曰：“尔若说我乍闻之整一日不吃饭，饭来亦不下咽，李老伯决定留发也。且汝若能劝得李老伯蓄发，我便说尔是个真孝子，是个第一好官。”呜呼！余之落发，岂容易哉！余唯以不肯受人管束之故，然后落发，又岂容易哉！写至此，我自酸鼻，尔等切勿以落发为好事，而轻易受人布施也！

虽然，余之多事亦已极矣。余唯以不受管束之故，受尽磨难，一生坎坷，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为县博士，即与县令、提学触；为太学博士，即与祭酒、司业触。如秦，如陈，如潘，如吕，不一而足矣。司礼曹务，即与高尚书、殷尚书、王侍郎、万侍郎尽触也。高、殷皆入阁，潘、陈、吕皆入阁，高之扫除少年英俊名进士无数矣，独我以触逆得全，高亦人杰哉！最苦者，为员外郎不得尚书谢、大理卿董并汪意。谢无足言矣，汪与董皆正人，不宜与余抵。然彼二人者皆急功名，清白未能过人，而自贤则十倍矣，余安得免触耶？又最苦而遇尚书赵。赵于道学有名。孰知道学益有名而我之触益又甚也。最后为郡守，即与巡抚王触，与守道骆触。王本下流，不必道矣。骆最相知，其人最号有能有守，有文学，有实行，而终不免与之触，何耶？渠过于刻厉，故遂不免成触也。渠初以我为清苦敬我，终反以我为无用而作意害我，则知有己不知有人，今古之号为大贤君子，往往然也。记余尝苦劝骆曰：“边方杂夷，法难尽执，日过一日，与军与夷共享太平足矣。仕于此者，无家则难住，携家则万里崎岖而入，狼狈而去。尤不可不体念之！但有一能，即为贤者，岂容备责。但无人告发，即装聋哑，何须细问。盖清谨勇往，只可责己，不可责人，若尽责人，则我之清能亦不足为美矣，况天下事亦只宜如此耶！”嗟嗟！孰知余竟以此相触也哉！虽相触，然使余得以荐人，必以骆为荐首也。此余平生之大略也。上之不能如东方生之避世金马门，以万乘为僚友，含垢忍耻，游戏仕路；最上又不能如胡广之中庸，梁江总之头黑，冯道之五代。贪禄而不能忍诟，其得免于虎口，亦天之耳幸！既老而思胜算，就此一著，已非上策，尔等安得知耶！

故余尝谓世间有三种人决宜出家。非三种而出家，非避难，即无计治生，利其闲散，可以成就吾之懒也，无足言也。三种者何？盖世有一种如梅福之徒，以生为我酷，形为我辱，智为我毒，身为我桎梏，的然见身世之为赘疣，不得不弃官而隐夫洪崖、玉笥之间者，一也。又有一种如严光、阮籍、陈搏、邵雍辈，苟不得比于吕尚之遇文王，管仲之遇齐桓，孔明之遇先主，传说之遇高宗，则宁隐无出。故夫子曰：“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又曰：“沽之哉！我待价者也。”是以孔子终身不仕而隐也。其曰“有道则仕，无道则怀”，不过以赞伯玉等云耳。若夫子苟不遇知己善价，则虽有道之世，不肯沽也。此又一种也。夫天下曷尝有知己之人哉！况真为天下知己之主欤！其不得不隐居于岩穴、钓台、苏门之山，固其所矣。又有一种，则陶渊明辈是也；亦贪富贵，亦苦贫穷。苦贫穷故以乞食为耻，而曰“扣门拙言词”；爱富贵故求为彭泽令，因遣一力与儿，而曰“助汝薪水之劳”。然无耐其不肯折腰何，是以八十日便赋《归去》也。此又一种也。适怀林在旁研墨，问曰：“不审和尚于此三种何居？”余曰：“卓哉！梅福、庄周之见，我无是也。必遇知己之主而后出，必有盖世真才，我无是才也，故亦无是见也。其唯陶公乎？”夫陶公清风千古，~~是又何不~~敢称庶几，然其一念真实，受不得世间管束，则偶与侪，敢~~称~~耶！

《笈书》卷四

(二) 传 记

袁中道：李温陵传

李温陵者，名载贲。少举孝廉，以道远，不再上公车，为校官，徘徊郎署间。后为姚安太守。公为人中澳外冷，丰骨棱棱。性甚卞急，好面折人过，士非参其神契者不与言。强力任性，不强其意之所不欲。初未知学，有道学先生语之曰：“公怖死否？”公曰：“死矣，安得不怖。”曰：“公既怖死，何不学道？学道所以免生死也。”公曰：“有是哉！”遂潜心道妙。久之自有所契，超于语言文字之表，诸执筌蹄者了不能及。为守，法令清简，不言而治。每至伽蓝，判了公事，坐堂皇上，或冥名僧其间，簿书有隙，即与参论虚玄。人皆怪之，公亦不顾。禄俸之外，了无长物，陆绩郁林之石，任昉桃花之米，无以过也。久之，厌垂组，遂入鸡足山阅龙藏不出。御史刘维奇其节，疏令致仕以归。

初与楚黄安耿子庸善，罢郡遂不归。曰：“我老矣，得一二胜友，终日晤言以遣余日，即为至快，何必故乡也。”遂携妻女客黄安。中年得数男，皆不育。体素癯，澹于声色，又癖洁，恶近妇人，故虽无子，不置妾婢。后妻女欲归，趣归之。自称“流寓客子”。既无家累，又断俗缘，参